

# 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

兰玉英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文化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摘要】**闽粤赣客家人在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入蜀并把客家方言带到了四川,历经三百年后,在成都、隆昌、西昌、仪陇等地客家人聚居的地方,还保留着客家方言。四川各地的客家人不只使用客家方言,还使用当地的官话,使用双方言进行交际是四川客家人比较普遍的语言生活方式。从对调查问卷的分析看出,四川客家人的聚居方式、语言态度与语言习惯、通婚方式等因素对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都带来了影响,但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有发生转用四川官话的趋势。

**【关键词】**四川客家;双言现象;影响因素;危机

**【中图分类号】**H1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4-0001-06

## 一、双言现象及其社会语言学价值

### (一)与双言现象有关的概念

双言,全称为双方言。广义的双言可以指一种语言的标准语和方言,也可以指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狭义的双言排除标准语,只包括双方言。

双言现象,全称为双方言现象。这是跟“双言”紧密相关的概念。双言现象一般为狭义用法,不涉及不同的语言。马学良等先生认为,“双言现象是指在不同的场合分别使用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也就是说存在于同一语言集团中的一种语言的两种变体,如标准语和方言,两种不同的方言。”<sup>[1]358-359</sup>这个定义中的双言现象包括两种情况:①标准语和方言并用,②两种方言并用。对于汉语的使用来说,普通话和方言并用算不算使用双言?一般都持肯定态度,李如龙先生和庄初升先生却把普通话排除在双方言现象之外,其理由是普通话的地位远远超出方言,其性质跟方言不同,并且如果把普通话当作方言,由此形成的在全国普遍具有的双方言现象缺乏类型上的典型性<sup>[2]</sup>。本文所指的双言现象也把普通话排除在外。

双语现象,这也是与双言现象有关的概念,多指不同的民族语言。“双语现象是指一言语集体中存在两种语言(包括两种以上语言的多语现象),该集体根据社会环境在相应的交际范围内交替使用。”<sup>[3]394</sup>有学者认为双语现象也可以包括双言现象,如余惠邦认为,“双言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语现象,不过是低一层次的双语现象”<sup>[4]</sup>。

双语人、双言人,说双语的人即双语人,说双言的人即双言人。与双言人相对,不能说双言的人则称为单言人。

### (二)双言现象的社会语言学价值

双言现象是方言接触的结果之一,双言现象不但对方言学、接触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社会语言学也有着重要的价值。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语言,从社会的角度解释语言变体和社会演变;二是从语言变体和语言演变的事实来解释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演变和发展的过程<sup>[5]</sup>。双言现象的形成、发展和消亡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双方言现象对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价值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1. 双言现象形成的社会原因;
2. 双言交际与社区语言生活;
3. 语码转换的社会环境;
4. 双言人的社会心理;
5. 濒危方言的保护与语言规划;
6. 发生方言转用的社会原因。

双言现象在我国是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因为汉语方言分歧严重,大方言区之间不能直接通话,方言之间的接触十分频繁,方言接触带来的结果会发生双言现象、多言现象、混合方言、方言转用等情况。在四川省,双言现象普遍存在于成都、隆昌、西昌、仪陇等地的客家聚居区,并且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研究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与动态变化及其各种社会原因,有利于制定正确的语言规划策略,保护客家方言。

## 二、四川客家的双言使用情况

### (一)四川客家的双言类型

把普通话排除在外,四川客家所说的双言,有以下几种不同的面貌:

- 成都客家:客家方言与成都官话
- 隆昌客家:客家方言与隆昌官话

收稿日期:2014-09-0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方言接触视角下的四川客家方言研究”(项目编号:09XY003)的成果。

作者简介:兰玉英(1959-),女,四川内江人,教授,研究方向:客家方言、四川方言研究。

西昌客家:客家方言与四外话<sup>①</sup>

仪陇客家:客家方言与仪陇官话

四川客家人所说的客家方言,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成都、隆昌、西昌几地的客家方言相别较小,一致性高,沟通度高;仪陇客家方言则与之差异较大,不能顺利通话。主要原因在于来源有粤东和粤北之别:成都客家人的祖籍以粤东长乐(今五华)、梅县居多,西昌客家人的祖籍以梅县、兴宁、龙川居多,隆昌客家人多来自长乐(五华)、兴宁、龙川、惠州;梅县、五华、兴宁等地属粤东,因此成都、隆昌、西昌客家方言的祖籍语为粤东客家方言;仪陇客家人的祖籍以粤北韶关乳源县为主,韶关、乳源地属粤北,因此仪陇客家方言的祖籍语为粤北客家方言。

四川各地客家人所说的官话也有差别。成都客家人使用的成都官话,属于成渝片;仪陇客家人所说的仪陇官话尽管也属成渝片,但其语感与h、f不分等特点跟成都官话也有明显的区别;隆昌客家人使用的隆昌官话,古入声字归去声,有成套的平翘舌音,属于灌赤片的仁富小片;西昌黄联客家人普遍使用的是跟德昌话一致的“四外话”,在语音上有系统的平翘舌音,没有撮口呼韵母,可以归到昆贵片。

成都官话和隆昌官话在成都、隆昌两地客家聚居区都被称为湖广话,仪陇官话在仪陇客家聚居区被称为四邻话,在西昌客家聚居区,多数非客家人说的话被称为“四外话”。各地官话后文统称为四川官话。

## (二)四川客家的双言使用方式

近些年,笔者的足迹遍及成都东山、西昌黄联、内江隆昌、仪陇乐兴等客家聚居区,在做四川客家方言调查的同时,还通过问卷和口头访问去了解四川各地客家人的语言生活与使用双方言的详情。在客家聚居区,双方言运用的大体情况是:在客家人内部说客家方言,对非客家人则说四川官话。四川客家人运用双方言的主要方式有以下三种:

1.根据交际对象自由灵活使用客家方言和四川官话。对客家人说客家方言,对湖广人(对非客家人的称呼)说四川官话,这是客家双言现象的主流表现。多年前,在成都青龙乡境内的熊猫馆里,笔者用客家方言与两位从事环卫工作的客家妇女拉家常,她们告诉我当地的广东人都会讲广东话和湖广话<sup>②</sup>,在单位上班都讲湖广话,但遇到家乡人就讲广东话,对不熟悉的人则依据对方的方言来应对。

这种方式不仅发生在客家人对外交际,也发生在家庭内部。陈婷是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的毕业生,家住仪陇乐兴镇东兴乡梁家坝村,她的爷爷、奶奶和父亲都能自如地使用客家方言和仪陇官话,她母亲不是客家人,不会说客家方言,陈婷会听但不会说客家方言。在陈婷家里,她爷爷、奶奶跟她父亲之间说客家方言,他们对陈婷及其母亲则说仪陇官话。

2.在使用客家方言的过程中插入四川官话。毛成贵是成都同安镇客家人,也是双言的使用者。不久前,他跟笔者用客家方言摆谈客家的婚丧嫁娶习俗,说到婚嫁习俗中过礼的最高规格“九九八十一”、丧葬习俗中“死者为大”时突然换用了湖广话,笔者问他为什么这两句要换用方言,他解释说因为用广东话说觉得别扭。这里,尽管四川官话的使用量小,但因为是成句的运用,而不只是某个词语的借用,也可以视为双言运用的一种方式。

3.客家方言跟四川官话直接对话。具体表现是一方说客家方言、一方说四川官话。据目前了解,这种对话方式发生在家庭或家族内部。发话人和受话人因在双言能力有差异,或者是语言态度上有差异而选择这种方式。

罗友蓉是成都同安镇客家人,能够熟练运用客家方言和成都官话,家人也都会说客家方言。数年前笔者了解到,她在城里做事情习惯跟人说湖广话,回到家家人跟她说客家方言,她本人却仍然用湖广话来对话。

罗富山是成都三圣乡人,其父亲能熟练运用客家方言和成都官话;其祖母是湖广人,能够听但因说不好客家方言而一直使用湖广话,他父亲和姑妈从小起就用客家方言跟他祖母对话,这种习惯至今未改变。江华钦是西南石油大学的毕业生,家住成都洛带镇镇兴村,他跟他祖母、父母之间交流都说客家方言,其堂兄会听但说不好客家方言,兄弟俩从小的交际方式就是:江华钦说客家方言,他堂兄说湖广话,这种习惯至今未改变。

只能听客家方言的一方,不具有完整的双言交际能力,但由于客家方言与四川官话的距离较大,需具有一定的习得经历方能听懂,因此,可把听客家方言、说四川官话的现象视为半双言现象。

## (三)四川客家双言现象的问卷调查

为了了解四川客家人双方言使用的详情,我们通过调查问卷对成都、西昌、隆昌、仪陇各地客家人的语言生活进行随机调查。调查途径包括实地调查和网络调查两种。发出问卷一共153份,收回153

份,有效问卷152份。其中成都44份,隆昌39份,仪陇27份,西昌17份,网络25份。问卷的主要内容包  
括双方言的使用情况、语言态度以及湖广话对客家  
方言的影响几个方面。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是:

成都(主要调查地为龙泉)的44名被访者,按年  
龄划分,50岁以上者12人,30-49岁者12人,29岁以  
下者20人;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以上的有4人,初  
高中及中专的26人,小学以下的10人,另有4人未  
注明文化程度;按职业划分,有保安1人,居民11  
人,农民6人,售货员2人,学生10人,自由职业7  
人,其他职业7人。

隆昌(主要调查地为胡家镇付家村和界市镇)  
的39名被访者,按年龄划分,50岁以上者17人,  
30-49岁者10人,29岁以下者12人;按文化程度划  
分,初高中及中专的18人,小学以下的17人,有1人  
是私塾教育,另有3人未告知;按照职业划分,农民  
22人,学生2人,技术工1人,乡镇干部1人,教师2  
人,个体户1人,还有10人未告知。

西昌(主要调查地为黄联关镇大德村)的17被  
访者,按年龄划分,50岁以上者7人,30-49岁者4  
人,29岁以下者6人;按文化程度划分,大专以上的  
2人,初高中及中专的10人,小学以下的5人;按职  
业划分,农民6人,学生4人,其余7人包括退休工  
人、自由职业者等。

仪陇(调查地点主要为乐兴镇乐兴乡梁家坝)  
的27名被访者,按年龄划分,50岁以上者15人,  
30-49岁之间者7人,29岁以下者5人;按文化程度  
来分,大专以上的3人,初高中及中专的11人,小学  
以下的13人;按职业划分,农民15人,教师4名,学  
生5人,工人2名,生意人1名。

网络调查(通过四川客家网站做的调查)问卷  
总份数为25份。调查对象很分散,成都龙泉驿区12  
人,成都新都区4人,成都青羊区1人,成都锦江区1  
人,仪陇县3人,隆昌界市镇1人,金堂赵镇1人,1人  
未注明,另重庆荣昌1人;有农民2人,教师3人,销  
售人员3名,文秘人员2名,工程师6人,其他职业9  
人。被访问对象以文化程度高、年纪较轻的人居  
多,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19人,初高中及中专学历  
的3人,小学以下的2人,另1人未注明;按照年龄划  
分,29岁以下者18人,30-49岁者3人,50岁以上  
者3人,1人未告知<sup>③</sup>。

此项统计显示,被访问者无论居住在何地,不  
论年龄和职业有何差别,多数都具有双言能力,都  
会广东话和湖广话,并且绝大部分人是在学说话的  
阶段就首先获得了双言能力。西昌客家人100%都

表1 四川客家的双言能力调查

	成都(44)	隆昌(39)	西昌(17-1)	仪陇(27-2)	网络(25)
广东话和 A都会说	77.27%	66.67%	100%	80%	80%
四川官话 B只会说广东话	2.27%	2.63%	0	4%	0
C只会说湖广话	13.64%	15.38%	0	0	12%
D说广东话拗腔	6.82%	15.32%	0	16%	8%
E说湖广话拗腔	0	0	0	0	0

	成都(44-2)	隆昌(39)	西昌(17)	仪陇(27)	网络(25)
最先学会 A广东话	80.95%	79.49%	94.12	74.07%	88%
的方言 B湖广话	19.05%	20.51%	5.88%	25.93%	12%

具有双言能力,其他地点都有部分受访者是单言  
人。在单言人中,不会说湖广话的客家人,被戏称  
为“死广东”,在黄土、洛带、十陵、西河镇等地都有  
这样的人。“死”,表示不活泛,指语言能力不强。“死  
广东”年纪一般在80岁以上,没有读过书,与外界接  
触少,年幼时没有学四川官话,不具有双言能力。  
另外一种比例更大的单言人,只会四川官话。

表2 四川客家双言使用调查

	成都(44)	隆昌(39-1)	西昌(17)	仪陇(27)	网络(25)
客家人之 A广东话	56.82%	73.68%	88.24%	74.07%	72%
间交谈用 B湖广话	25%	15.79%	5.88%	22.23%	16%
C两种话换着说	18.18%	10.53%	5.88%	3.70%	12%

	成都(44-1)	隆昌(39-1)	西昌(17)	仪陇(27)	网络(25)
家里晚辈跟 A广东话	48.48%	52.63%	47.06%	48.14%	80%
长辈交流用 B湖广话	39.39%	28.95%	17.65%	33.33%	8%
C长辈用广东话, 晚辈用湖广话	12.13%	18.42%	35.29%	18.53%	12%

此项统计显示:四川客家人之间用客家方言的  
交谈比例高于用湖广话交谈的比例,但是在家庭里  
晚辈跟长辈说话用湖广话的比例都不算太低。在  
家庭内部使用的方言,各处都有半双言现象和单言  
交际的情况。

把表1和表2加以比较发现,除了隆昌外,实际  
说客家方言的比例多小于会说客家方言的比例,这  
就是说,双言能力与双言的使用体现出不对称的  
特点,这说明有些会说客家方言的人放弃了使用客家  
方言。

### 三、影响四川客家双言现象的诸因素

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  
程。从历史上看,四川客家的双言现象是因客家移  
民入川而带来的客家方言与四川官话相接触的结  
果,这种接触当从客家移民四川不久即发生,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化。客家方言与四川官话的  
长期接触,给四川客家人的语言生活带来了两个方  
面的变化:一是在四川散居的客家人发生了方言转

用,这是当今在四川很多地点有客家人而没有客家方言的原因;二是在四川客家方言岛中的客家人代代使用双方言到如今。从现实看,四川客家双言现象跟聚居方式、语言态度、语言习惯、通婚方式、经济发展、方言地位等因素有关。

**(一)聚居方式的决定性影响**

四川客家方言分布的总格局是大分散,小集中。大分散是指广泛而分散地分布在全省众多的县市,小集中是指在分布地以家族、村庄、区乡等单位的集中分布。集中分布的四川客家方言呈方言岛形态。这种居住方式,有利于加强客家人内部的凝聚力,有利于保存客家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对于客家方言的保存与双言现象的存续更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与长远的影响。就客家方言的使用而言,在聚居状态下,客家人说自己的母语是一种很自然的语言习惯,代代相习,世世相传,三百年一贯。同时,由于客家方言岛四周被四川官话所包围而形成的客家方言与四川官话的地缘性接触关系,客家人要想与外界沟通,就必须学会并运用四川官话,因此双言现象产生对四川客家来说也就成了必然。所以说,聚族而居的居住方式对双言现象的形成和持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客家人散居的方式无法保存客家方言,也就无法产生双言现象。三台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散居特点的典型个案。来自赵长松先生的研究中说:“‘宁失祖宗言,不失祖宗田’等客家亮点,在三台客家人中是找不到的”<sup>[6]</sup>。当初三台客家人进入三台后已无可占可垦之地,他们要耕种土地,只有向湖广人租佃和买入,由此形成了三台客家人的散居特点。在与周围的湖广人交往过程中,客家方言逐渐被当地的官话方言所取代,时至今日,仅仅能在三台客家人的亲属称谓中找到一点客家方言的影子。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2004年11月21日,洛带白居易乐阳祠客家文化成立大会,有近400位白氏宗亲从各地前来参会,其中来自金堂、青白江的白氏宗亲因为居住在东山这个客家聚居区会说客家方言,而来自简阳、都江堰、彭山的白氏宗亲,尽管知道自己的祖籍是广东和平县,但因散居在各地而忘记了“祖宗言”,只能说四川官话了。

**(二)语言态度与语言习惯的影响**

什么是语言态度?王远新认为,“在双语和多语(包括双方言和多方言)社会中,由于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动机、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作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为

语言态度。”<sup>[7][8][9]</sup>王远新认为语言态度属于语言的社会心理范畴,是一个由认知、感情、行为倾向等因素组合成的一个有机组合体;语言态度既具有稳固性,也具有可变性;语言态度调查应该把调查对象的背景情况、语言文字的学习途径、掌握程度和使用情况等跟语言态度有密切的关系的因素包括在内<sup>[8][9][94]</sup>。客家人对母语的忠诚态度是举世闻名的,因为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客家祖训来证明。兰玉英在四川各地的走访调查表明,四川客家人认为说客家方言是敬祖的体现<sup>[9][23]</sup>,严奇岩的调查也支持这个看法<sup>[10]</sup>,调查问卷也显示,四川客家对母语比较普遍持有忠诚态度。

表3 客家人语言态度调查之一

		成都(44)	隆昌(39)	西昌(17)	仪陇(27)	网络(25)
语言态度之一(多选)	A听说过“不说广东话就是卖祖宗”	52.27%	79.49%	52.94%	66.67%	60%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					
	B觉得广东话有用	56.82%	76.92%	88.24%	74.04%	92%
	C在别人的注视下说客家话	45%	66.67%	70.59%	62.96%	64%
	D广东话有必要保存下去	84.09%	79.49%	94.12%	88.89%	92%
	会教后代说客家话	45%	71.79%	76.47%	55.56%	76%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几地的被访者大都表现出了对母语的热爱和忠诚。这种态度在年老的客家人身上体现得更加强烈。在网络调查对象中,金堂赵镇的张开毅女士提供了她的大阿爷对孙辈们不说广东话感到痛心的情况。从她大阿爷身上,看到了年长的客家人对于客家方言的极端忠贞和依恋,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年轻人在语言态度上的变化。表中成都地区的各项数据偏低,很可能是由于成都客家人地处大都市的近郊,交通方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跟外界交流频繁的原因。

表4 语言态度调查之二

		成都(44-2)	隆昌(39-1)	西昌(17-1)	仪陇(27)	网络(25)
语言态度之二	年轻人不用A批评不	38.64%	39.47%	43.75%	25.93%	16%
	广东话交谈,要祖宗老年人的态B支持	0	10.53%	0	3.70%	0
	度是C无所谓	61.36%	50%	56.25%	70.37%	84%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一直是客家人内部流传下来的遗训,但是随着经济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客家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统

计数据还显示,就连年长的客家人的语言忠诚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弱,尽管他们自己非常愿意说客家方言,但大都对于晚辈没有了很严格的要求。

把语言习惯和语言态度对照起来进行多选,发现语言习惯对语言行为的影响更加强大。

表5 语言态度调查之三

		成都(44)	隆昌(39)	西昌(17)	仪陇(27)	网络(25)
语言	A习惯	40.91%	51.28%	70.59%	51.85%	72%
态度	跟客家人交谈 B客家话好听	4.55%	10.26%	23.53%	7.41%	8%
之三	说客家话是 C更亲热	18.18%	30.77%	70.59%	33.33%	32%
(多选)	因为(多选) D不应该丢祖宗言	6.82%	20.51%	29.41%	11.11%	12%

语言习惯是长久养成的言语行为。客家人说客家方言的习惯多是在儿时养成的,在儿时的成长环境中习得了客家方言并用来跟家人与邻里乡亲交际,这是四川客家使用客家方言的自然情形。上表中所比较的各项,西昌A=C,比例都高达70.59%,其他各点均为A>C>D>B。语言习惯居首,觉得客家人之间用客家方言交际更亲热获得了较高的认同,表明客家方言对维系客家情感的作用。

### (三)通婚方式的影响

就我们所知,至少在建国前,四川客家人就已经跟湖广人通婚,至今对结婚对象是否为客家人,多数地点的客家人都抱无所谓的态度。见下表

表6 通婚方式调查

		成都(44-2)	隆昌(39-2)	西昌(17)	仪陇(27)	网络(25)
您的父母	A都是	85.71%	89.19%	47.06%	77.78%	68%
都是广东	B仅父亲是	11.90%	8.11%	41.12%	14.81%	32%
人吗?	C仅母亲是	2.39%	2.70%	11.76%	3.70%	0
		成都(44)	隆昌(39)	西昌(17)	仪陇(27)	网络(25)
您找配偶	A愿意	15.91%	44.74%	47.06%	14.81%	52%
愿意找广	B不愿意	0	0	0	0	0
东人吗?	C无所谓	84.09%	55.26%	52.94%	85.19%	48%

从上表中看出,客家人并没有局限在客家人内部通婚,有的受访者仅父亲是客家人,有的受访者仅母亲是客家人。对找配偶的意愿是否为广东人普遍也都抱无所谓的态度。跟湖广人通婚带给四川客家人的双言生活有多方面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双言现象渗透到了客家家庭;二是影响到子女的双言能力。前面提到的仪陇乐兴学生陈婷,因为其母亲不是客家人,嫁到陈家以后没有学会客家方言,在子女学讲话的时候就只能教仪陇官话。陈婷和弟弟从小学会的仪陇官话,而不是客家方言,他们听客家方言的能力是从其父亲和爷爷奶奶之间相互对话的过程中慢慢获得的。

### (四)经济发展与语言地位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客家子弟纷纷走出自己生长的地方,或外出学习,或做生意、打工,在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语言生活。由于客家方言处于弱势地位,客家人在走出客家聚落以后得使用四川官话或普通话交际,有的会说客家方言的人便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而转用四川官话,不少家庭已不再要求小孩子一定要学会客家方言,老年人对不会说客家方言的年轻人在语言态度上一般也不会指责为卖祖宗了。凡此种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会说客家方言的人越来越少。

表7 四川客家外出与说客家方言的趋势调查

		成都(44-3)	隆昌(39)	西昌(17)	仪陇(27)	网络(25)
本地广东人出去	多	41.46%	97.44%	52.94%	92.59%	72%
做生意或打工的	少	19.52%	2.56%	35.29%	0	24%
人多吗?	个别	39.02%	0	11.77%	7.40%	4%
		成都(44-3)	隆昌(39-1)	西昌(17-1)	仪陇(27-2)	网络(25)
这几年随着经济	越来越多	7.32%	28.95%	6.254%	4%	8%
的发展,您觉得说	越来越少	92.68%	71.05%	68.75%	92%	92%
广东话的人是	不变	0	0	25%	4%	0

聚居方式、语言态度、语言习惯、通婚方式、经济发展与语言地位等因素都是影响四川客家双言现象的社会原因,各因素间有密切的关联,或相互交织发生影响。

从对四川客家双言现象及其影响的诸因素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四川客家基本上还在使用双言交际的事实,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双言中的客家方言比例运用除了西昌高而外,其他地点的情况都不容乐观。各个方面的数据都指向双言现象的危机,四川客家有发生转用四川官话的趋势。具体表现是:

第一,有些会说客家方言的人不愿意说客家方言;

第二,不少四川客家人仅在家庭内部使用客家方言;

第三,不少四川客家人对母语的忠诚态度已悄然发生变化;

第四,会说客家方言的人越来越少;

第五,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客家聚族而居方式的改变影响客家方言在宗族间运用;

第六,经济的快速发展凸显客家方言的弱势地位。

双言现象的存在有利于弱势方言的保存,四川客家方言的保存有赖于双言制语言策略的长期规划与执行。四川客家的发现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客家方言,客家方言是客家人的闪亮名片,若四川

客家方言消失了,那么四川客家便只能成为一个历史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方言是皮,客家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保护四川客家方言时不我待!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在西昌黄联,有的客家人还说被当地人称为“保十三”的官话.
- ②在四川客家人聚居区,客家方言通常被称为广东话,四川官话通常称为湖广话.
- ③未告知的或无效的问卷在计算时减去.
- [1]马学良,瞿蔼堂,黄布凡,罗美珍,王远新.普通语言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 [2]庄初升.双方言现象的一般认识[J].韶关大学学报,1995(1).
- [3]王德春.语言学教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 [4]余惠邦.双语双言交际中的语言选择和语码转换[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5).
- [5]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 [6]赵长松.三台客家人研究[J].四川客家通讯(内部印刷),2003(1).
- [7][8]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 [9]刘义章,陈世松.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10]严奇岩.“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文化解读——以四川客家话为考察对象[J].天府新论,2007(2).

## The Diglossia Phenomenon in Sichuan Hakka Dialect

LAN Yu-ying

(Culture and Art College,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225)

**Abstract:**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the immigration wave of people from Hubei and Guangzhou moving to Sichuan brought Hakka people in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as well as their Hakka dialect to Sichuan. Three hundred years later, Hakka dialect is still widely used in regions inhabited by Hakka people, such as Chengdu, Longchang, Xichang and Yilong. Hakka people living in various parts of Sichuan speak not only Hakka dialect, but also Sichuan dialect. Diglossia, communicating through both languages, prevails in Sichuan Hakka households. An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s reveals that the diglossia phenomenon in Sichuan Hakka dialect is influenced by the ways of Sichuan Hakka people living in close proximity, their language attitude and habit, intermarriage mode, etc. However, there are indicators of a trend that the diglossia phenomenon may give way to Sichuan dialect.

**Key words:** Sichuan Hakka; diglossia phenomenon; influencing factors; crisis

(责任编辑:周锦鹤)